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飘

上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著 何多欢/译

Shi Wen xue
Jie ming zhi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飘

(上)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何多欢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飘

(中)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何多欢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飘

(下)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何多欢 译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阴晓伟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8
ISBN 7-80606-498-2

I. 世… II. 阴… III. 世界文学—名著 IV. 130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6538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 飘(上)

阴晓伟 主编

责任编辑:李相状

封面设计:翟树成

吉林摄影出版社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 460 印张 100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6-498-2/I·36

全套定价:918.00 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阴晓伟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2. 8
ISBN 7-80606-498-2

I. 世… II. 阴… III. 世界文学—名著 IV. 130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6538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 飘(中)

阴晓伟 主编

责任编辑:李相状

封面设计:翟树成

吉林摄影出版社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 460 印张 100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6-498-2/I·36

全套定价:918.00 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阴晓伟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8
ISBN 7-80606-498-2

I. 世… II. 阴… III. 世界文学—名著 IV. 130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6538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 飘(下)

阴晓伟 主编

责任编辑:李相状

封面设计:翟树成

吉林摄影出版社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 460 印张 100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0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6-498-2/I·36

全套定价:918.00 元

飘

《飘》一译《乱世佳人》，是一部取材于美国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家园的小说。农场主任性好强的17岁女儿赫思嘉，想征服所有男人，当她暗恋的艾希礼和表姐媚兰订婚时，赫却抢先与她并爱的媚的弟弟查尔斯结婚。

南北战争爆发，两男人上前线两月后，查病故，两女人移居亚特兰大叔母家。募捐舞会上，赫结识白瑞德船长，当北军到达时，她在白帮助下返回故乡陶乐，但父疯、母故、奴隶逃走。

战争结束后，战俘艾返乡，赫顽强地重建家园。为了金钱财产，她抢占妹妹未婚夫弗兰克。而弗受不了她的任性加入三K党而丧生。在悲痛时刻白出现向她求婚，两人的4岁女儿骑马身亡，但她仍不服输，坚信“明天太阳更美好”。

小说一问世即风靡全世界，成功的人物塑造，是令世界读者爱不释卷的最富魅力之处。

本书是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1900—1949)倾心十年奉献给世人的惟一一部巨作。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0)
第三章	(39)
第四章	(44)
第五章	(57)
第六章	(74)
第七章	(110)
第八章	(118)
第九章	(135)
第十章	(172)
第十一章	(184)
第十二章	(191)
第十三章	(209)
第十四章	(224)
第十五章	(236)
第十六章	(249)
第十七章	(258)
第十八章	(277)
第十九章	(289)
第二十章	(303)
第二十一章	(313)
第二十二章	(328)
第二十三章	(335)
第二十四章	(355)
第二十五章	(386)

第二十六章·····	(400)
第二十七章·····	(412)
第二十八章·····	(425)
第二十九章·····	(439)
第三十章·····	(441)
第三十一章·····	(457)
第三十二章·····	(476)
第三十三章·····	(492)
第三十四章·····	(502)
第三十五章·····	(525)
第三十六章·····	(548)
第三十七章·····	(574)
第三十八章·····	(590)
第三十九章·····	(615)
第四十章·····	(631)
第四十一章·····	(655)
第四十二章·····	(671)
第四十三章·····	(687)
第四十四章·····	(699)
第四十五章·····	(722)
第四十六章·····	(731)
第四十七章·····	(756)
第四十八章·····	(768)
第四十九章·····	(788)
第五十章·····	(800)
第五十一章·····	(806)
第五十二章·····	(825)
第五十三章·····	(843)
第五十四章·····	(857)
第五十五章·····	(866)

第五十六章.....	(879)
第五十七章.....	(892)
第五十八章.....	(898)
第五十九章.....	(910)
第六十章.....	(916)
第六十一章.....	(929)
第六十二章.....	(934)

第一章

思嘉·奥哈拉长得并不漂亮，但像塔尔顿家那对孪生兄弟一样的男人为她的魅力所迷住时，就不会这样想了。她脸上有两种特征，一种是她母亲的娇柔，那种来自法兰西血统的海滨贵族的娇艳柔媚；一种是她父亲的粗犷，那种来自浮华俗气的爱尔兰人的粗野犷达，这两种特征混在一起显得不大协调，但这张脸上尖尖的下巴和四方的牙床骨，是很引人注意的。她那双淡绿色的眼睛纯净得像一潭静寂的池水，配上乌黑的睫毛和翘起的眼角，看起来韵味十足，两条墨黑的浓眉斜在上面，给她木兰般白皙的肌肤上划上了两道十分分明的斜线，这样白皙的皮肤对南方妇女是极其珍贵的。她们经常用帽子、面纱和手套把皮肤保护起来，以免受到佐治亚炎热太阳的曝晒。

一八六一年四月一个晴朗的下午，思嘉跟塔尔顿家的孪生兄弟斯图尔特和布伦特坐在她父亲的塔拉农场阴凉的走廊里，她的美貌则显得更明媚如画了。她穿一件新绿花布衣裳，长长的裙子在裙箍上飘展着，配上她父亲从亚特兰大给她带来的新绿羊皮便鞋，显得非常相称。她的腰围不过十七英寸，是附近三个县里最细小的，加上里面那件绷得紧紧的小马甲，使她的只有十六岁但已发育得很好的乳房便显露出来了。不过，无论她散开的长裙显得多么朴实，发髻梳在后面显得多么端庄，那双交叠在膝头上的小手显得多么文静，她的本来面目终归是藏不住的。那双绿色的眼睛生在一张甜美的脸上，却依然是任性的，充满活力的，与她的装束仪表很不相同。她的举止是由她母亲和嬷嬷的严厉管教强加给她的，但她的眼睛却永远是属于她自己的。

懒懒地斜靠在她两旁椅子上的孪生兄弟，斜望着从新安的玻璃窗透过来的阳光谈笑着，四条穿着高筒靴和因骑马而鼓胀的长腿交叠在那里。他们现年十九岁，身高六英尺二英寸，发达的肌肉，长大

的骨骼，晒得黑黑的脸膛，深褐色的头发，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神色。他们身穿同样的蓝上衣和深黄色裤子，长相也跟两个棉桃似的。

外面，阳光斜照到场地上，映照着阳光的一簇簇白色花朵在绿色的背景中显得格外鲜艳。孪生兄弟骑来的马就拴在车道上。那是两匹高头大马，毛色红得象主人的头发；马腿一旁有一群吵吵嚷嚷一直跟随着主人的猎犬。稍远一点的地方躺着一条白色带有黑花斑的随车大狗，它把鼻子贴在前爪上，耐心等着两个主人回家去吃晚饭。

在这些猎犬、马匹和两个孪生兄弟之间，有着一一种比通常更亲密的关系。他们全是年轻、健康而毫无思想的动物，也同样圆滑、优雅。两个小伙子和他们所骑的马一样精神，但全带有危险性，可同时对于那些懂得怎样驾驭他们的人又是可爱的。

虽然坐在走廊里的人，都同生在优裕的庄园主家庭，从小由仆人细心服侍着，可他们的脸显得并不懒散。倒是乡下的粗人因过惯了室外生活，不曾在书本里耗费过脑筋，显得强壮而又有活力。座落在北佐治亚的克莱顿县，跟奥古斯塔、萨凡纳和查尔斯顿比较起来还有一点粗犷风味。南部开化得较早的文静居民看不起内地佐治亚人，可在北佐治亚这儿，人们并不以缺乏高雅的传统文化教育为耻，只要在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上学得精明就可以了。他们心目中所关注的事，就是种好棉花，骑马骑得好，打枪打得准，跳舞跳得轻快，善于体面地追逐女人，像个绅士一样，喝酒喝得不至于烂醉状态。

这对孪生兄弟在这些方面都很精通，但他们学习书本知识的无能也是出了名出的。他们家拥有比全县其他人家更多的钱、更多的马和更多的奴隶，但是两兄弟同他们的大多数穷邻居比起来，胸中的文墨却少得屈指可数。

正是这个原因，斯图尔特和布伦特在塔拉农场走廊里聊天，消磨这四月傍晚的大好时光。他们刚被佐治亚大学开除，而这已经是过去两年中把他们撵走的第四所大学了。于是他们的两个哥哥，汤姆和博伊德，也跟他们一起回到了家里，因为这所学校既然不欢迎那两个孪生兄弟，两位做哥哥的也就不乐意在那里呆下去了，也陪着他们一同退学。斯图尔特和布伦特把他们最近一次的除名当作一个有趣

的玩笑；而思嘉呢，她自从去年离开费耶特维尔女子学校以后就一直懒得去摸书本，因此也像他们那样觉得这是让人高兴的事。

“我认为你们俩一点都不在乎被学校除名，汤姆也是这样，”她说，“可是博伊德怎么办？他一心想受教育，而你们俩接连将他从弗吉尼亚大学、亚拉巴马大学、南卡罗来纳大学拖了出来，如今又从佐治亚大学回来了。这样下去，他永远也完不成他的学业！”

“唔，他可以到费耶特维尔那边的帕马利法官事务所去学法律嘛，”布伦特随口答道，“并且，这没有关系。反正在学期结束之前我们不得不回家的。”“为什么？”“战争嘛！傻瓜！战争随时可能开始，战争打响之后难道你认为我们还会呆在学校里吗？”

“你其实知道不会有什么战争的，”思嘉生气地说，“那只是嘴上谈谈罢了。就在上个星期，艾希礼·威尔克斯跟他父亲还对我爸说，咱们派驻华盛顿的专员将要同林肯先生达成——达成一个关于南部联盟的协议呢。况且不管怎样，北方佬胆小，害怕我们，压根儿不会有什么战争，谈它干什么，我不喜欢听到关于战争的事情。”

“不会有什么战争！”孪生兄弟如同他们被欺骗了似地喊起来。

“亲爱的，战争当然会打起来的啊！”斯图尔特说，“北方佬可能怕咱们，但是自从前天波尔格将军把他们赶出萨姆特要塞以后，他们只好打起来了，不然就会作为胆小鬼在全世界面前丢脸。什么南部联盟……”

思嘉鼓起腮帮子，显出非常不耐烦的样子。

“只要你再说一声‘战争’，我就进屋去，把门关上，我这辈子对‘战争’这个词感到讨厌，那个词意味着‘脱离联邦’。爸爸总是从早至晚谈论战争，战争，所有来看他的绅士们也叫喊着什么萨姆特要塞、州权、亚伯·林肯，简直烦得我要大喊大叫！而且所有的男孩子也都在谈这些，还有他们的军队。今年春天，任何晚会上都没有听到别的什么快乐的事情，因为男孩子再不谈别的了。我最高兴的是佐治亚要等到过了圣诞节才宣布脱离联邦，否则会把圣诞晚会也糟蹋了。如果你再谈‘战争’我就马上进屋去了。”

她说到做到，因为她从来就无法忍受不以她为主题的谈话。可

是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却还笑嘻嘻的，刻意加深脸上的酒窝，同时把两圈又硬又黑的睫毛飞舞得跟蝴蝶儿的翅膀一样。小伙子们被迷住了，这正中她的心意，于是他们向她道歉，他们并不因为她对战争不感兴趣而轻视她。相反，他们因此特别看重她。战争原本是男人的事，与女人无关，所以他们便把她的态度当成是女人味十足的特征。

把他们从讨厌战争的话题支使开以后，她便颇有兴趣地回到他们目前的问题上来。

“对于你俩又一次被开除的事你母亲说了些什么呀？”

小伙子看来有点不自在，想起了三个月前他们从弗吉尼亚大学被请回家时母亲的那番表现。

“唔，她还没有机会说呢，”斯图尔特答道，“今天一清早她还没起床，汤姆和我俩就出门了。汤姆半路上去方丹家了，我们便直接到这儿来了。”

“昨天晚上你们回家的时候难道她什么话都没说吗？”

“昨晚我们可走了好运。在我们快要到家的时候，上个月我妈在肯塔基买下的那匹公马给送来了，家里正热闹着呢。原来那畜生——它长得可真威武，思嘉，你一定要告诉你爸，叫他赶快去瞧瞧——那畜生一路上已经咬了马夫两大口，而且踏坏了我妈的两个黑小子，他们是在琼斯博罗遇上的。并且，就在我们刚要到家的时候，它差点儿把我们的马棚给踢倒了，还捎带把我妈的那匹老公马草莓也踢了个半死。我们到家时，妈正在马棚里拿着一口袋糖哄它，使它慢慢平静下来，还真起作用了。黑奴们躲得远远的，瞪着眼睛简直给吓坏了，可妈还在跟那畜生亲切说话，好像跟它是一家人似的，它正在吃她手里的东西呢。世界上谁也比不上我妈那样会跟马打交道，那时她看见了我们，就说：‘天哪，你们四个又回来干什么呀？你们简直比埃及的瘟疫还让人讨厌！’这时那匹公马开始喷鼻子直立起来，她连忙说：‘从这里滚开罢，难道你们没看见这个大宝贝生气了吗？等明天早晨我再来服侍你们四个！’于是，我们便上床睡觉了。今天早上，趁她还来不及抓住我们，我们便溜了出来，只剩下博伊德一个

人在家里对付她。”

“你们觉得她会打博伊德吗？”思嘉早已听见人家说，瘦小的塔尔顿太太对她那几个已长大成人的儿子还是很粗暴的，她认为必要的时候还会用鞭子抽他们的脊背，对这种情况，思嘉和县里的其他人都有点不太习惯。

塔尔顿太太小名叫比阿特里斯·塔尔顿，她经营着一大片棉花地，一百个黑奴和八个孩子，而且还有个养马场。她脾气本来很暴躁，非常容易因四个儿子吵架而大发雷霆。她一方面不许任何人打她的一匹马或一个黑奴，另一方面却认为偶尔打打自己的孩子们，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坏处。

“她从没打过博伊德。这不仅因为他年龄最大，还因为他是个矮子，”斯图尔特这样说，对自己那六英尺的个头儿很自豪。“这是我把他留在家里去向妈交代一切的原因。老天爷明白，我们都十九了，汤姆二十一了，可她仍把我们当六岁孩子看待。妈不应当再打我们！”

“你母亲明天将骑那匹新买来的马去参加威尔克斯家的野宴？”

“她想骑的，但是爸爸说骑那匹太危险了。而且，无论怎样，咱们家的那几个女孩子不会同意她骑。她们说，要让她至少如同一个贵妇人那样乘坐马车去参加宴会。”

“希望明天别下雨，”思嘉说，“这一个礼拜差不多天天下雨。要是把野宴改成家宴，那才是扫兴不过的事呢。”

“唔，明天一定晴，还会像六月天那样炎热，”斯图尔特说，“你看那落日；我还从没见过比这更红的太阳呢。凭落日来判断天气，通常是不会错的。”

他们都朝远方望去，越过奥哈拉家无边无际的新翻耕的棉花地，一直到红红的地平线上。如今太阳在弗林特河对岸的群山后面一片汹涌的红霞中缓缓降落，四月白天的温暖也逐渐消退，逐渐退成一种微弱而芬芳的清冷了。

春天来得非常早，伴随来的是几场温暖的春雨，这里粉红的桃花突然纷纷绽放，山茱萸洁白如雪的繁花将河边湿地和山岗装点起来。

春耕就要结束，湿润的土地饥饿似地等待着人们把它翻开并撒上棉籽，它在犁沟的顶上现出淡红色，在沟道两旁的地方则呈现出猩红和栗色来。农场那座粉刷白了的砖房好像落在茫茫红海中的一个岛屿，那是一片由新月形巨浪组成的大海，但是当那些带粉红尖顶的水波分裂为浪花时，它立刻僵化了。因为这里没有像佐治亚中部的黄土地或者海滨种植场滋润的黑土地那样的长长的笔直的犁沟。北佐治亚连绵起伏的山麓地带被犁成了无数弯弯曲曲的地垅沟，使肥沃的土壤不致于被冲洗到河床里去。

这一片土地红得耀眼，雨后更红得像鲜血一般，干旱时就成了满地的红砖粉，是世界上最好的产棉地。这里有洁白的房屋，翻耕过的田地，缓缓流过的黄泥河水，可同时也是一个由阳光灿烂和阴翳深浓形成对比的地方。还等待种植的空地和绵延数英里的棉花田微笑着袒露在阳光之中。在这些田地的边缘上有着一片片处女林，哪怕在最炎热的中午它们也是幽暗而清凉的，而且显得有点神秘，有些不那么和善，其中那些飕飕作响的松树好像怀着老年人的耐心在等待着，好像轻轻地叹息：“当心呀！你们原来是我们的。我们能够把你们要回来。”

坐在走廊里的三个年轻人听到哒哒的马蹄声，马具链环的叮哨声和黑奴们的嬉笑声；那些干农活的人和骡马从地里回来了。这时从屋子里传来思嘉的母亲爱伦·奥哈拉温和的声音，她在叫为她提着钥匙、篮子的黑女孩，后者用尖脆的声调答道：“太太，来啦。”于是便传来从后面过道里走向薰腊室的脚步声，爱伦要到那里去给回家的田间劳动者分配食物。然后便听到瓷器当当和银餐具丁丁的响，这时兼管衣着和膳事的男仆波克已经在摆桌子准备开晚饭了。

听到这些声响，这对孪生兄弟知道是该动身回家的时候了。可是他们不想回去见母亲的面，便在塔拉农场的走廊里徘徊，急切盼望着思嘉邀请他们留下来吃晚饭。

“思嘉，我们谈谈明天的事吧，”布伦特说，“不能因为我们不在，不清楚野宴和舞会的事，明儿晚上你跟我们的跳舞就会少来几回的，你没有答应他们大家，对吗！”